

圣三昧最上妙经

现代书面语  
简体版

【炉香赞】

炉香乍爇 法界蒙熏  
诸佛海会 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三称）

【三皈依】

南无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三称）

【发菩提心】

我今发心 不为自求 人天福报 声闻缘觉 乃至权乘  
诸位菩萨 唯依最上乘 发菩提心 愿与法界众生  
一时同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归命本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 “圆满法藏·佛典汉译” 现行译文凡例

v1.1

2020年10月22日

## 壹、通则

### 一、读者与译文类型界定

本翻译计划所设定的目标读者为一般信众，而非学术界。在考证与文字的运用方面，固然会尽力参考文献学、佛学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径与成果，但因本计划所着眼者，在于尽可能的正确传达佛法义理，促进经文的可流通性，因此容有未能兼顾前述学科研究目的与学科规范之处，个中有所取舍，在所难免。望识者谅解。

### 二、关于译文品质

1. “信达雅兼备”是人们对于各领域翻译成果的理想期待，但在实务上，本计划所公告的译文是以“信实”和“通达”为务，至于“典雅”的目标，则有待译文公告后，广征诸家见解，再逐渐修润，方能更趋近理想。

2. 在线版公告后，仅以“暂行电子版”的形式流通，仍非定稿。

### 三、关于格式

1. 译文标有 [sic.] 注记处，表示该处存疑、待考，或有讹误，但仍依原文录入。

2. 凡遇有 [ ] 符号处，表示在 [ ] 内的文字乃原文所无，但为便利读者理解与行文流畅，由译者或编辑部补上。至于转写为现代书面语的版本当中，则不另行标注。

### 四、藏文原典选用与版本校勘

1. 本计划选用原典为德格木刻版的《甘珠尔》与《丹珠尔》，汉

藏对照本的藏文版本来源，系根据德格木刻版的图文件，经计算机运算，进行文字辨识(OCR)后所输出的藏文文本文件。计算机档案来源为<https://github.com/Esukhia/derge-kangyur>。

2. 版本校勘方面，汉藏对照本的藏文部分，遇有<>符号并以上标方式注记处，表示该处在不同刻版间存在着差异。校勘对照本的依据，是以中国藏学中心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校勘本为主。校勘仍容有未尽理想之处，凡遇未及校勘之处，则由译者或编辑部另于脚注中附带说明。

3. 为避免造成在脚注中存在过多的版本校勘说明，因此读者若欲详知版本间的差异，请径行参考<>内的校勘文字，拟不予经文中另行说明。

## 贰、关于翻译《甘珠尔》（佛说部）

一、《甘珠尔》的译文，以传统佛经语文体呈现，并另行制作现代语文体版本，俾令不同阅读偏好的读者自行择其所好。

二、《甘珠尔》的名相、一般词汇使用与表述形式方面，以尽可能承继、沿用汉文大藏经中既有的古译为原则，亦即：译词以正确表达藏文原意为前提，但在译词的选用方面，则对照藏文原典文本与既有汉译古本，尽可能准用或参考古代汉译本的表述方式。

## 叁、关于将佛经语文体改写为现代语文体

一、关于既有语汇的使用，采用保留原译的原则。

1. 凡遇惯用语、成语或类似成语的陈述句处，在保留原状不至于造成读者阅读障碍的前提下，不硬性改写为现代语体文，以免反而造成文句生涩拗口。

2. 凡遇境界名称、非专有名词的术语等缺乏具体文献左证者，或为孤例者，则保留原译，不进行改写。

二、为令行文畅达，若遇同段文字的主词重复时，将酌情删除重复处；若遇文句顺序需更动，以令文义表述符合汉文使用习惯者，或者需添加主词以凸显文义时亦同。

# 圣三昧最上妙经

## 题 解

本经透过层递比较，说明禅定三昧，是为最上，应当受持、修习。一开始，佛在王舍城于三万比丘、五千菩萨及人天眷属大众之中，默然入定，引发众人疑惑，后来文殊师利法王子请求佛陀出定，阿难遂向佛陀请教“多闻智敏却仍难成菩提”的原因，以及为何佛于一切契经中，皆盛赞三昧与最上智。应阿难所请，佛陀以引导问答的方式，开示了相关的法义。

在汉传佛教中，本经曾有古译，名为《最妙胜定经》，但在唐代之后即未再收载于大藏经中，故而较少受到汉地佛教徒所关注。虽然如此，汉传佛教天台宗祖师慧思禅师（515-577）早年曾受此经启发，深入闻思修行。其弟子智顓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法华玄义》、《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等著作中，亦有援引本经之例。故知本经在汉传佛教中曾发挥重大影响。

至于藏传佛教方面，敦煌版写本应系本经最早的藏文译本，其用词、内文与其他刻版皆有着较大的差异，但与汉译《最妙胜定经》则相当接近。在敦煌版中，出现了后弘期第三度厘订译词期间（约在11世纪上半叶）所采用的罕见拼写方式，但该拼写方式已不见于后期木刻本之中，因此推估本经译成藏文的时间应系后弘期早期。

至于本经在藏地的流传方面，冈波巴大师（1079-1153）、龙钦巴尊者（1308-1364）等人的著作中，也常引用本经。可见其受重视的情形。



# 圣三昧最上妙经

现代语体版

{T137} ཨོམ་ཀྱུ་གའ་སྐད་དུ། ལྷན་ས་ལྷ་རྗེ་ཨ་ག་ལྷུ་མ།\*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ཉིང་ངེ་འཛིན་  
མཚོག་དམ་པ།\*\* བམ་པོ་གཅིག་གོ།།

梵语：Āryasamādhiagrottama.

藏译：'phags-pa ting-gne-'dzin mchog-dam-pa/

汉译：圣三昧最上妙 \*\*\* 经 \*\*\*\* 一卷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与约莫三万多名大比丘僧、五千名菩萨大士，以及天龙八部、天人、人等许多眷属同在一处。

除此之外，还有四方的护世者、罗刹、饿鬼等四部，都来集会，在眷属的行列之中。

当时，世尊安住于“光明三昧”之中，静默不语而安住，许多眷属因而心生疑惑。

之后，法王子文殊师利童子菩萨起身，转绕佛陀三圈后，接着以此偈颂盛赞佛陀：

“法主甚善哉！寂然住三昧；  
周围眷属众，由是皆生疑。  
甚善日月光，敛照默然住；  
甚善珍宝藏，不施贫乏众；  
甚善人中王，请从三昧出。  
甚善龙王者，请降甘露雨。  
甚善天中尊，请速演诸法。  
甚善为有情，请演一乘义。”

极为善妙呀！您为佛法之主。寂然安住于三昧之中。

周遭的诸多眷属，都已经生起了疑惑。

极为善妙呀！您为日月光。您却默然不语，不放光照彻。

极为善妙呀！珍妙宝藏！您却未布施贫困者。

极为善妙呀！人中之王！请您从三昧中出定。

极为善妙呀！〔人中〕龙王。请您澍降甘露妙雨。

极为善妙呀！天人之尊。请您速疾畅演诸法。

极为善妙呀！请您为有情众生，演说究竟一乘的法义。

世尊于是从三昧中起，向诸多眷属说道：“我有许多无上珍宝之智，能令诸位获得利益、安乐，远离贫乏。因此，毋庸起疑，有任何欲问之事，便发问吧！”

于是，阿难从座上起身，向佛陀禀告：“世尊！我以为多



闻便能迅速获得无上菩提。然而，根据听闻到的经典所言，多闻且具有敏锐慧根者，将会因为出现八种魔罗，而难以证得菩提。若是如此，我当如何取证无上菩提呢？”

世尊对阿难说：“阿难！多闻者有二种心。何谓二种心？即：三昧之心与迷乱心。心若安住于三昧，那么，即使多闻也无妨；心若处于迷乱之中，则多闻无益。任何充分具足三昧与智慧之人，将速证无上菩提。”

阿难问：“世尊！为何于所有经典中，皆称赞三昧与智慧为真正最上呢？”

世尊答阿难：“阿难！具足三昧与智慧，就如同狮子是百兽之中最优越的，太阳是一切光明之中最上的，须弥山则是一切山中最胜。那么，若问：‘为何呢？’这是因为具足三昧与智慧的力量，乃是真正最上的。”

世尊问阿难：“阿难，假使有人用栴檀木修造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精舍；另有一人，以七宝修建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精舍。这二人的福德相等吗？”

阿难回道：“在这二人当中，以七宝修造者，福德是最上的。”

佛陀问阿难：“又有一人，以普通的黄金修造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精舍；另有一人，以纯金修造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精舍。这二人的福德相等吗？”

阿难答道：“在这二人当中，以纯金修造者，福德是最上的。”

佛陀问阿难：“假使有人，以栴檀木及其他香木修造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像，并行供养、礼拜；另有一人，以纯金、七宝修造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像，并行供养、礼拜。这二人的福德可有差异？”

阿难答道：“以七宝以及纯金修造佛像者，福德较大。”

佛陀问阿难：“假使有人，发心作大布施，将七宝库藏、妻妾、儿子都布施出去；另有一人，则将五体之最——头，以及眼睛、身体，还有难得的七宝库藏，都布施了出去。这二人的福德可有差异？”

阿难答道：“包括七宝、身体、妻妾以及儿子在内的布施，福德较大。”

佛陀问阿难：“假使有人，能为遍布于三千大千世界的众人，宣扬十二部经，也就是透过阅览经典、让人读诵经典，令

经典流布于世间：另有一人，能为遍布于三千大千世界的众人，依照文句念诵经典，并能演说、通达文义。这二人的福德，何者为大？”

阿难答道：“依照文字念诵并通达的人，福德较大。”

佛陀问阿难：“假使有人，能够无碍地念诵十二部经，但并不知解个中深义；而且〔他〕还奉持约莫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经典书函；此相对，另一人能够纯熟地念诵十二部经，并解悟个中深义，并同样奉持约莫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经典书函。这二人的福德，何者为上？”

阿难答道：“既能念诵，也能解义，此外还能为他人宣扬演说者，福德最上。”

佛陀问阿难：“假使有人，能够诠释、演说十二部经，但却不奉行布施、持戒、安忍以及慈悲喜舍；假使另有一人，也能诠释、演说十二部经，并且广大行持布施、持戒、安忍、慈悲喜舍，以平等心看待众生，如同看待独子一般。这二人的福德，何者较大？”

阿难答道：“能够奉行慈悲喜舍，以及持戒、安忍，并能布施有情，其福德既大且多。”

世尊问阿难：“假使有人能够诠释、演说十二部经，并能纯熟地演说、理解十五部论，弘扬于世间。另有一人，能诠释、解说、理解十二部经，并理解引趣论、决定论、五蕴论、十二缘起论、十八界论、大空论、日月论、日月云论、庄严经论、胜义性论、金刚藏论、一切相智论、三解脱门论等十五部论，也能行布施、持戒、安忍、慈悲喜舍；平等看待坏戒与护戒者，不起二心，如同虚空；不见有情的一切过失，平等看待一切有情，如同对待独子；于心怀瞋恚的怨敌，也能平等相待，如同虚空。相对于此，有人不毁谤方广十二部经。此二人<sup>1</sup>的福德，何者为大？”

阿难答道：“不毁谤方广十二部经之人，其福德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世尊告诉阿难：“此外，如果有人能将我于前所述的一切福德，遍布三千大千世界，并能念诵、诠释、讲说十二部经、十五部论，奉行持戒、安忍、慈心等，还作布施，多闻也已臻于第一，能够演说诸法性空寂静之义，令听闻者得五种神通，如此这般，也能作利益与安乐之事。然而这样的人，甚至连在一日或一夜之中安住于三昧，都无法做到。若问：‘这是为何呢？’ [因为] 多闻之人，有着如同高山、大海般的强盛我慢心呀！如此我慢强盛之人，将会于无量劫中，在恶趣受苦。从地狱解脱之后，又会生为飞禽鸟类。如此看来，多闻又有何益呢？”

“凡是具有禅定三昧者，便能净除生死轮回的严重罪业。多闻就如草芥，三昧则如火焰；多闻如铁，禅定三昧则如黄金；多闻如同药草粉末，禅定三昧则如药树；多闻如同江河，禅定三昧则如大海。因此，我若讲述禅定三昧之福德与功德，即便以长劫称说，也无法穷尽。”

世尊对阿难说：“我现前忆起于过去世，我曾为一名多闻者。当时，文殊师利与我二人，就‘有无’起了争论，文殊说‘有’，我则说‘无’，对于有无二者，何者为真理，各执一词，无法断定。最终，[我]转生于恶趣，于无量劫中，口吞铁丸。从该地狱解脱之后，值遇迦叶佛，迦叶佛方为[我俩]解说了有谛与无谛：‘一切万法的自性，并无法决定为一端。也就是说，究竟真义，并非如你[们]所说的有或无。若问：这是为何？一切万法皆因性空而寂静，也就是说，这二种真谛（有谛与无谛）[的究竟真义]，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们]所懂得的，仅是字义而已，并未懂得甚深真义。因此，你对此真义[的认识]，就像是盲聋之人，岂能理解、了悟如此这般甚深真义呢？’听了这番话，我便前往静僻的山中，作意思惟，趣入禅定三昧之中。过了七日，对于四禅之三昧、三三昧、智三昧、大空、胜义空、空空等，皆能了悟通达，也能够了悟到，由于一切诸法本性为空，因此寂静，毕竟无有。这是为何呢？因为一切万法从体性而言，即是空的。

“因此，应当了解：修习禅定，乃是真正最上。假使有人，在一日一夜中，或者于七日中修习禅定三昧，则能逐渐净除过去无量劫所造的严重罪业。此外，[今生的]重罪也将得以净除。

“若问：‘怎么说呢？’杀害父母，杀害阿罗汉，毁坏佛塔、精舍，焚毁僧舍，犯四波罗夷罪、八波罗夷罪、五重罪、六种自性重罪，或者毁谤方广经典，说他人过失、缺陷，不行奉事，无论生于何处，皆为我慢强盛，且自然而然便造作重罪。若修习禅定三昧，这些罪业都将熄灭、净除——这也是仰仗禅定三昧的势力而净除的，并非依靠其他力量[所致]。

“仅凭七日，就能得到这般无量功德与福德，那么，终其一生在僻静处，在山间、树下，作意修持寻观分别<sup>2</sup>、遣除、趋入以及正断，[其福德]更不待言。

“若问这是为何呢？心就如同江河，刹那也不住留；心跟猕猴一样，才放了一个，又抓了一个。总而言之，由于三昧，心不动摇。

“假使心动摇了，便会对一切法生起迷乱之想。若是安住于三昧，则会知道、了悟世间当中生住灭的有为造作，也就是了悟：一切法是本性空的，因此寂静；是无常且会迁变的，是空而无我的，如同幻术，如同化现，如同雷电，如风，如寻香城，

如水泡，如阳焰，如回声，如同空中的鸟迹。

“若懂得存在于世上的群山、园林、江河、池沼、大海等一切水，到了大火劫时，都会被焚烧殆尽，除了四禅、四无色定之外，诸法都归为空。因此，应当了知禅定的威力极为不可思议。

“心如果安住于三昧，则能见到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的日月、星辰、江河、大海、群山、山林、峡谷、谷地，就像 [看见] 掌中的庵摩勒果一般<sup>3</sup>。

“若安住于禅定三昧之中，便能以神变前往尽恒河沙数的十方世界，并能以神变力，变化十方世界的风、火、地、水、日月、星宿、群山、园林、河水、树木、天人宫殿、龙宫。因此，应当了知禅定的威力极为不可思议。

“即便是十方三千大千世界，也能以禅定三昧的力量，变化而出。阿难！由于大目犍连入三昧，因此能够现起各种变化，甚至因三昧之故，而能够像旋火轮般运行于此大地。应当了知，多闻是不能如此的。”

世尊命令阿难道：“你振动大地吧！”

阿难回道：“我没有禅定三昧，所以振动不了〔大地〕。”

世尊对阿难说道：“修习禅定三昧，即便尚未获得沙门四果，也胜过多闻百千万倍。”

当时，约莫有五百名居住在竹林的比丘，都以多闻感到自豪。他们听闻世尊说：“阿难！目犍连的神变、三昧乃是最上的。”便来到佛所在之处，以头顶礼世尊双足，接着禀告道：“世尊！由于我等修学多闻，亦能通达十二部经，所以十六大国全都如同对待佛陀一般，恭敬、承事我等。为何世尊会说多闻永远无法证得菩提呢？”

语毕，五百比丘异口同声地向世尊表示：“我等将要舍弃多闻，改学禅定三昧。”

世尊告诉诸比丘：“比丘！你们别说‘将要舍弃多闻，趋学禅定三昧’。依我看，你们的智慧就像企图以蚊子的翅膀遮蔽日月，像是眼盲之人企图攀登须弥山，像是没有船筏却想渡过大海，也像折翼之鸟想要飞向虚空一般。你们也正像是这样呀！”

诸比丘因而心生怖畏恐惧，彷彿将要死去。



于是，世尊对诸比丘说：“比丘！你们不要惊恐，让心入定吧！”

诸比丘回道：“我等连禅定之威力都还不具备，哪能有三昧呢？”

世尊说道：“我有妙药，你们将能证得三昧。”

众比丘禀告世尊：“请世尊开示，我等将会如是奉行。”

世尊便说：“所谓妙药，就是：寻观分别、遣除、趋入、正断。”

众比丘禀告道：“什么是寻观分别、遣除、趋入、正断呀？我等不能知解，请世尊开示。”

于是，佛又说道：“[发起]第一心称为寻观分别；出现第二心，称为遣除；出现第三心，称为趋入；出现第四心，称为正断。”

“此外，还有：初禅称为寻观分别，二禅称为遣除，三禅称为趋入，四禅称为正断。另外，所谓禅定，是指身念住、心念住、法念住、受念住，乃至[证得]四种神通；还有像这样的一切法，

包括：四正断、四神足、四谛、四种三昧、四种无相、四菩提。比丘！你连初禅尚且未能明了，何况四禅乃至一切法？诸比丘！应当透过种种方便，趋入禅定三昧。

“若对寻观不净，应当见身的四大——皮肤、骨骼、关节、渗滴的脓血，就如同有九个孔洞的器皿，将水注入其中，便会渗漏；同样地，不净物如大小便等，既污秽不堪，还会反复漏泄。透过三昧，则能见种种物，如是个别见到动静、青相、黄相、白相、黑相，于是心不错乱。见到那些实法[的状态]时，便会转向[而不再耽着]。作白骨观、数息观呼吸进出，也与此相同。

“假使[比丘]犯四根本戒，比丘尼犯八根本罪，优婆夷犯五根本罪，沙弥犯十戒，式叉摩尼犯六种罪，或者盗窃佛法僧全体的信财，或者盗用和尚、阿阇梨、上师、父母、僧侣的钱财，毁谤方广经典，诸如此类的补特伽罗，当他要趋入禅定三昧时，自己会见到身口就像狂风一般，血液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骨骼就像山丘与岩壁般，脉像是树木，五脏则如蛇或蜥蜴：也会见到手持大火，在风中奔驰，头顶着大山，虽要起身，但却步履踉跄；口中出现狮子，眼中出现毘舍闍<sup>4</sup>，鼻子出现大蛇，耳朵出现豺狼，大小便如同降雨般落下，并多如大海；或是见到十方诸佛示现多种神变。在见到如此征兆时，便应从禅定起，前往山间、园林或僻静处，念诵方广经典，并作忏悔。

“如此悔除先前的罪业，应该进行七天、十四天、廿一天、廿八天、卅五天、四十二天乃至四十九天的发露忏悔。

“应当如此净除罪业，接着再修习禅定。其中罪业较轻者，将会见到身体宛如吠琉璃山。

“若有人未犯四根本罪，乃至未犯五种自性重罪，当其入三昧时，将会见到十方诸佛同时说法，所说之法包括：四谛、四正断、四神足、苦法、忍法、顶法、世第一法，或者宣说七觉支、四禅、八大人觉、四空、三三昧、八解脱。或在三昧中见到黑暗、光明，则从该三昧中起，并应生起妙喜之心。”

[世尊这么]说完之后，诸比丘便返回所居的园林之中，修习禅定三昧七日，因此都证得了阿罗汉果。证果后，前往佛陀所在之处，禀告佛陀：“世尊！我等依照佛陀所开示，已从轮回中解脱，并已证得无上果位。”

佛陀说道：“[诸位]若已有这般证悟，那么，示现神变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么说了之后，五百比丘便飞腾入上方空中，或卧或坐，或行或住，有的则身上出现火或水，大显十八般神变。当时，多闻比丘众由于修习禅定，因而如同大目犍连般，能起各式各样的变化。

后来，阿难请教佛陀：“世尊！如来入涅槃后，此法将能住世到什么时候呢？在恶世时，会有多少众生因为修习此法而证得沙门四果呢？”

世尊向阿难说道：“之后，我将在春季的第二个月，于拘尸那城涅槃。

“我涅槃后八十年间，会出现许多奉行佛法的有情，他们住在坟场，或者住在树下，心中作意此法：寻观分别、遣除、趋入、正断，这样的修行者，一万人之中，将有九千人证得沙门四果。后三百年间，共有一万人证得沙门四果。”

后三百年，到五百年间，我的近住弟子众将逐渐奉行不善法，由于嫉妬心，而以邪命过活。五十万人中，将有一万人证得沙门果。

“后五百年，到八百年之间，我的近住弟子众之中，有人专著在家人的衣服，畜养牛、羊、猫、驴、马，囤积许多谷物，自己耕种自己食用，也会蓄养男女仆役。到那时候，一百万人中，有一千人将会证得沙门四果。”

“后八百年，到一千年之间，我的近住弟子众之中，有人修学罪恶之法，亲近、结交国王、王子、大臣、长者，彼此透

过书信，说着糜烂的话；有人耕田掘地，拥有许多谷粉，积攒金银、七宝，食肉饮酒，滋养四大之身；如同妓女般穿着色彩鲜艳 [的衣服]，做着欺骗迷惑 [他人] 之事。其中，十亿人当中，仅有百人将证得沙门四果。

“后一千年，到 [一千] 三百年之间，动荡严重：我的近住弟子众虽然身着法衣，却像是在田边插上旧旗幡，连威严也不存。在家人见到 [此等佛弟子]，并不会加以奉事，视之如同屠夫。

“届时，国内将会纷乱，世人彼此结怨，互相杀害，于是，王臣、父子、兄弟之间也彼此结怨；甚至没有慈悲心，为了饮食而起烦恼。没有家庭者、没有妻妾者、没有子女者、视盲者、耳聋者、瘖哑者、根不健全者、男女仆役，都纷纷逃离该国，使该国遭殃。

“无法养活自身者，便纷纷进入我的教法之中，在家人都将之视如猎人，就好比是天界的牛、野马、疯象，难以调伏，随心所欲。师徒如同残暴的野人般，放纵地受用着贪欲，既没有尊卑的次第，也没有好坏的辨别，就如同傍生、牲畜一般。此辈会造许多恶业，对恶趣无所恐惧。无论去到何处，都亲近并结交酒贩、屠夫、猎人、妓女，口中所说的，也都是语言的罪业，心中所想也都是罪恶。有人亲近官员，用种种手段，恫

吓行善之人，夺其财物，蓄养女人；有人手持猎具、鱼笮等，捕捉鱼等〔动物〕，接着亲自宰杀、烹调。每月十五日以及月底之时，不做布萨，自以为是。举行戒律羯磨事者，会互相争论，尊卑之间互起瞋心，朋友之间也互起瞋心，生起恶毒之心。师徒也彼此揭发过失，说着讥毁、扬恶的言论，犹如许多蜥蜴聚集在一个孔穴之中，勾结党派，彼此恶口、辱骂，也没有尊卑伦理，如同凶暴的野人，不愿行善，对于抢夺感到自豪，贪着利益声名，不知履足。在那样的时代，十二部经也会隐没，不再有人阅读、念诵。我的众弟子遂学习、奉行兵法、训诂、文字、游戏、骑术、禳祭、棋奕、歌舞、聚众、驱离、射箭、赛等非法。

“由于如此奉行不善之法，〔此等众人〕死后立即堕入恶趣，于无量劫中感受着恶趣的痛苦。从中解脱之后，又转生为傍生，被饥渴痛苦所折磨，还要背负沉重的驮物。

“后来即便是修学杜多功德者，也会做许多非法之事，不住在山间、园林间、坟场、树下，却常漫游于城市之中，妄念纷纷，谋求利润与名望，贪着财物与受用，心不知足。就算是说法者，能悟入佛陀所宣说之法的人，连万分之一都不到。〔此等众人〕与诸多眷属结伴游城，进到俗家之后，向在家人说法，其目的也是为了牟利与博得名声。〔此等众人〕累积许多享受，就如同屠夫一般。不受用酒肉者对其感到厌离，诃责道：‘诸位比丘！你是持戒尊者，既然舍俗出家，成为无家者，却连悲心都没有，

还像这样做许多非法之事，你就像是屠夫呀！’

“那些比丘听到这样责骂，都反过来〔对呵责他们的人〕加以殴打、责骂、呵叱。彼此这么说道：‘如来在世的时候，曾说：我不开许吃肉、饮酒。但现在如来涅槃了，什么都开许了，所以我吃肉、喝酒。’离开在家人之后，他们便彼此开玩笑，说道：‘我们所懂得的，就像是佛陀亲口所说呀！’这样说着无意义的话、争强好胜的话以及迷乱的话。就像是盲人竖起两只手指，评论起天上太阳的大小与广狭。又像是聋者宣称：‘我听到在天上说法的声音。’如同盲人集会的世间。就算文殊师利与大迦叶等应化住世，也会遭到所有人殴打、责骂，予以驱摈，不令其安身。

“此外，就像狮子居住在香山之中，鹿等野兽便不敢靠近该处。等到狮子离开那座山之后，各种野兽、包括凶残的猛兽，才彼此呼唤，进入香山之中，食用甜美的果实，并啜饮泉水。这么吃着、喝着，一切饮食都会枯竭告罄，居于香山的众天人也无法予以庇护。于是毒草蔓生，若吃下这些毒草，当下就会殒命。

“我涅槃之后，虽然一切比丘仍会念诵、阅读我所宣说的十二部经，但却会让上者变成中者，让中者变成下者，让下者变成上者，或让中者变成下者、最末者。也就是说，〔他们会〕

将那些并非真义者，说为真义；而将真义说为非真义，就如同外道般，各自主张‘我的经典’[才]是真实的。

“届时，虽然十二部经仍然行于世间，但已经没有威严与势力了。有些人或许会念诵、阅读经典，但连一个证得沙门四果的人都没有。我的众弟子就像是失去政权的国王，又像是失去双翼的鸟；精舍与佛塔都将荒芜，无人加以修复；虽然有佛像、旛旗、宝伞，但却像是破损的兵器一般（无用）。于是鸽子、鸟雀、猪、狗、羊等，便以此筑巢居住。诸比丘所居住的场所，倒是精心洒扫，务求庄严。”

世尊告诉阿难：“这还只是向你大致说说而已。”

阿难听到佛陀所言，便流泪哭泣了起来。

为了不让阿难忧伤哭泣，世尊向阿难说道：“你不要如此哭泣，应当受持此经典，将之弘扬于世间。”

随后，阿难拭去脸庞的泪水，向世尊禀告：“我当会受持。”

帝释、人与天人大众，也向阿难说道：“尊者！我等也会护持[此经]。假使有人住于山间、园林、树下、旷野，念诵、阅读此经，我等将会偕同人天眷属以及非人大众，前往该处，



下至一偈或一句，都会受持，而不遗忘、退失。”

说此经时，有一千位比丘证得沙门四果，一千五百位比丘尼证得须陀洹果，五百位优婆塞获得圆满清净。于是人与天人以及阿修罗等乃顶礼离去。

圣三昧最上妙经

## 注释

- \* 法藏敦煌版（Pel.tib.0102，以下简称《敦》或《敦》版）中，并无梵文经题。
- \*\* 《敦》写做 ཉིང་འཛིན་མཚོག་དམ་པའི་མདོ།，义为《三昧最上妙经》（无“圣”字）。
- \*\*\* 最上妙：原文写做 མཚོག་དམ་པ།，义为“真正最上”。《月灯三昧经》、《大般涅槃经》当中译为“最上”，《妙法莲华经》翻为“最上”与“上妙”，今参考诸家古译，译为“最上妙”。
- \*\*\*\* 德格版（以下简称《𑄎》或《𑄎》版）原文无“经”（*sūtra*/མདོ།）字。若依据藏文语法，即便未言明此篇为经，亦不影响读者理解，然而，由于本经收录于《甘珠尔》的诸经部，属于经藏，因此在翻译时，乃按汉文传统，补译“经”一字。特此说明。又，《敦》原来即有“经”字。
- 1 二人：原文虽写做二人，但从文义观之，应为三人；《最》本的行文，则将第二、第三种人同列为第二种人。此处按原文译出，望识者知之。  
此外，由于佛陀所举例的三种人之中，第二种人显然已经具足第一种人的功德，二者可谓高下立判，所以佛陀所问“此二人的福德，何者为大”一语，显然是在比较第二与第三种人。若按此理解，则说为“二人”亦无不妥。
  - 2 寻观分别：原文写做 ལྟོག་པ།，义为分别、寻求推度，旧译为觉，义为“对事物的粗略分别”。《最》本译做“观”。古译的“观”，往往是指“对事物的细微分别”，唐译为“伺”。从藏本与《最》的用词比对可知，此处的“寻”或“观”（伺）系同义，泛指“对事物的分别”，既包括了寻，也包括了伺。因此在书面语中，译为“寻观分别”。
  - 3 本句若采直译，可译为“就像是将庵摩勒果置于掌中一般”。为令语意更易于理解，因此稍做调整。
  - 4 毘舍闍：原文写做 འབྲས་བུ་མ།，梵文为 *piśācā*，为食肉、吸血的饿鬼道众生，最早的汉译为意译，译为癞鬼；其他音译尚有：臂奢柘、毘舍闍、毘舍遮、毘舍脂。

【七佛灭罪真言】（三遍）

离婆离婆地 求诃求诃帝 陀罗尼帝 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  
摩诃伽帝 真陵干帝 娑婆诃

【补阙真言】（三遍）

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 佉啰佉啰 俱住俱住 摩啰摩啰  
虎啰 吽 贺贺 苏怛拏 吽 泼抹拏 娑婆诃

【三皈依】

自皈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问讯）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问讯）  
自皈依僧 当愿众生 统领大众 一切无碍（问讯）

【回向文】

（一）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三)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圣三昧最上妙经》 编译团队：

讲经法师：堪布确英多杰

译者：圆满法藏编译委员会

审润、编辑：圆满法藏编译委员会

设计排版：王绍宇、张春静

插画：Alicja Żmigrodzka



圓滿法藏·佛典漢譯  
THE KUMARAJIVA PROJECT